

不要忘记非典后遗症患者

□新京

12 月 4 日央视《新闻 1+1》报道,6 年前,为了抢救生命,激素类药物曾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激素的副作用导致部分患者股骨头坏死。如今,这个被称为非典后遗症患者的群体,大部分生活艰难,6 成家庭变故。而且,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被习惯地遗忘了。

因为遗忘,人们甚至不知道这个群体到底有多大,他们在怎样独自面对命运。非典时期,全国报告的病例是 5000 多例,死亡 300 多人。现在,在北京免费治疗的仅 150 人左右。那么,还有多少未能进入免费治疗行列的后遗症患者,他们的境况如何?媒体报道说,即便是在北京接受免费治疗的部分患者,也仍旧忧虑后续的生活。与此同时,很多患者还受到了心理抑郁症的困扰。一份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后遗症患者中重度抑郁患者达 39%。

“很多事情我们像暴风骤雨一般地去处理,然后暴风骤雨一般地去遗忘。”不少非典后遗症患者,正是这样被慢慢遗忘,其中甚至包括在非典时期冲在前线的医护人员。6 月 11 日

《南方周末》曾报道,一位叫许瑞芹的北京某医院护工管理人员,在护理非典患者工作中感染 SARS,但自从出院后,同样患了非典后遗症的她,就逐渐“没人管”了。“这些人当年被捧为英雄,现在却无人过问,并且由于政策问题或者其他,还身陷困境”。报道说,像许瑞芹这样“没人管”的临时工,据她所知就有 5 个,个个境况艰难。

关于非典后遗症患者的现状,央视的报道是源于 3 名大学生所做的社会调查。此前,《南方周末》的报道以及“非典后遗症病患记录者”张立洁所致力对这个群体的关注,也曾一度让人们忆起他们。比如,人们注意到,部分患者开始在北京接受免费治疗等。但也必须承认,比这种忆起更多的还是遗忘,虽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该如此健忘。毕竟,他们曾和我们共同面对那次公共卫生灾难,整个国家为抗击非典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因此收获了巨大的进步。对他们,政府也好,社会也好,都有责任做更多的事。

为此,我们需要做的,就应该是在长久的制度性“后救援”,让他们在与病患抗争的同时,享有更具体、更细

微的人情温暖与关怀。因为,一个健全的社会,必然要存在坚定而又永久的守候与呵护,让即使是处于最边缘最无力的人群,也会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这样基于“后救援”的守候与呵护,首先应来自政府部门的制度性保障,并在此基础上,由民间组织完善至最细微的温暖与感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这两种力量都遗忘了他们,他们才是真的被遗忘。同样,也只有这两种力量联手起来,他们才能真的被温暖。

那么,政府部门的制度性保障又该如何建立,才能做到不遗忘或抛弃任何患者?完善而又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体系自然是关键,这也是它基本的公共良知与使命。因此,对非典后遗症患者而言,我们在这方面的“后救援”,就是让他们的疾病得到有效治疗,让他们的生活有稳定的保障,让他们的心理抑郁得到疏导;与此同时,为所有的非典病例,建立完整的信息追踪档案,密切关注他们的生命健康,确保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永久的守候与呵护。当然,这也就需要做出更科学、更完善的制度性安排。

“少东家”大学征校花 犯傻又犯贱



□魏英杰

事实证明,有些人钱多就可能犯贱:广州两个所谓“80 后企业少东家”委托婚姻中介,雇请漂亮女生在暨南大学内派发传单,“寻找青春美丽校花”。这一行为既让许多人看笑话,还惹得省教育厅官员拍案而起,加以痛斥。

相信大多数人看了这报道,第一感觉就是想冲上去抽他两巴掌。这类事情的荒谬性是不证自明的。都说当下“仇富”者众,两个“富二代”的做法无疑是“没事找抽型”,且明摆着是自找作践——有钱却找不到意中人,说明什么?这不等于承认自己除了钱啥也没有嘛。所以,玩征婚的这两个“少东家”,不是犯傻,就是“人品有问题”。

近年来,富豪征婚并非孤立事件,到校园里派发征婚传单的现象也非罕见。几年前,便有富豪委托中介

在南方一家著名媒体刊登“征处女”广告。几个月前,深圳大学女生宿舍也收到类似征婚传单。另一方面,许多女性十分青睐这种求偶方式,甚至眼巴巴地凑上去。就在上个月,几个富豪在网上征婚,吸引数千佳丽扎堆应征,整个过程搞得像“超女”海选。至于许多高校门口,每逢周末就名车如云,这已不算什么新鲜事了。

由此可见,富豪校园征婚与美女求婚豪门,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巴掌拍不响。碰到这类事情仅仅指责富豪还不够,还得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想想为什么这么多女性乐意迎合富豪的征婚癖,想想这一现象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此,肯定很多人会说,这不就是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的缘故嘛。这样讲固然没错,却过于泛泛。如果进一步追问:当下社会为何变成这样?这个问题恐怕就会变得极其复杂而

庞大。总的来看,这正是一个转型社会的典型表征。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无论社会价值观念还是个人行为准则,都是模糊且混乱的。

从这个角度,也许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地看待这个问题,甚至不妨承认这属于个人选择的范畴。两个“少东家”的做法,除了样子太难看,还真的没犯什么法。问题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必须面对这样的困惑:为什么只见富男征婚,少见富女公开求偶。更不必讲,有哪个女富豪会跑到大学校园里遍撒征婚帖?

这明白无误地表明,现今仍然是一个男权当道的社会。换句话说,这个社会的不对等状况尚且深入骨髓,无处不在。这样来看,“富二代”校园征婚不止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压迫,还是一种霸道的男权炫耀,好比手中捧着一叠钞票,趾高气扬地在大学校园里裸奔。这件事情之所以令人喷饭,让人愤慨不已,其隐秘本质就在于此。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认为这样做很正常,其实就是对不合理现实的一种默认。而那些乐意应征的女性,不仅是在迎合这个社会的强势逻辑,还是在以一种近乎变态的心理进行自我虐待。这话也许难听,可事实就是这样。试想,富豪们以这种方式征婚,不就是对女性的精神和人格进行双重凌辱吗?一旦缺失人格与尊严,无论是否应征成功,她都将在这种强势逻辑面前变得一文不值。

“少东家”校园征婚固然样子难看,假如没人理这茬儿,终究不过是个笑话,倘若出现应征者如云的盛况,那就可能演成这个时代的闹剧了。

为了“减排 40%”,请合理使用空调

□钟玉明

寒冬腊月,窗外冰天雪地,屋里炎热如夏。麦当劳、肯德基餐厅,服务员的工作服是短袖 T 恤衫。高档商厦里,服务员的工作服是衬衣马甲。写字楼里,白领的流行着装是 T 恤衫或者西装衬衣。这样的景象,在我国集中供热的北方地区,多年来司空见惯。生活在亚热带的南方人,冬天到北方,怕的不是冷,而是热——公共场所室温太热。

2007 年 6 月国务院出台有关空调温度控制标准,规定公共建筑内的单位,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 26 摄氏度,冬季不得高于 20 摄氏

度。很少见到各地公布对“20 摄氏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结果,但这些场所里人们的着装向我们透露了信息:公共建筑的冬季室温肯定是高了。

我国政府刚刚公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 2020 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至 45%。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节能减排面临着巨大压力和特殊困难,特别是在目前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为了兑现中国政府向世界的庄严承诺,全体国民需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减排 40%-45%”,需要全国人民在工作、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一分一毫、一点一滴地硬抠出来。政府要牺牲一

点 GDP、一点财政收入,企业要牺牲一点利润,广大群众也要牺牲一点奢侈享受、一点舒适。

在“减排 40%”的新挑战面前,降低空调室温一两摄氏度,只需生活习惯的小小改变:上班上学、逛街购物、娱乐消费的时候,身上穿件厚毛衣而已,而节能减排的总量却是巨大的。

科学合理地使用空调、暖气,既提供健康、舒适的室内环境,又能节约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效保护环境,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对于人体健康,也是一件好事。



12 月 4 日,郭宝玉在检查山核桃工艺品的质量。
河南省嵩县箭口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郭宝玉,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今年 8 月,他经过多方考察论证,在村里创办了一个山核桃工艺品厂,利用山里丰富的山核桃资源,把山核桃皮加工成仿古工艺品,深受游客的欢迎。
新华社记者 王颂 摄

行李忘车上 退伍难回家 高速交警“锁定”车辆物归原主

□晚报记者 陈永团

本报讯 退伍回到家乡时,却发现装有自己退伍证、介绍信及退伍安置费的行李包不见了,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急出一身汗来,而这样的“倒霉事”偏偏让从解放军某部退伍的小张、小陈遇到了,幸运的是,在高速交警的热心帮助下,两人丢失了几个小时的行李包又物归原主。昨日,两人将一面锦旗送到高速交警手中。

昨日上午,市高速交警支队门前,一阵鞭炮声响过,两名年轻小伙子提着一面锦旗送到了队长王俊强的手中。据了解,12 月 3 日 17 时 34 分,正在周口宁洛高速站口执勤的王俊强大队长看到两个穿着军装的小伙子,不停地四处张望,神情沮丧,手足无措。当时天色已黑,王俊

强队长上前询问,得知两个小伙子是刚退伍的士兵,从郑州搭车回家,由于归家心切慌忙下车,把行李包忘在了车上。行李包中有退伍证、安置卡以及复员回来的安置费。得知这一情况后,王俊强队长赶忙到市高速交警支队联合指挥中心调取了当时的录像,但当时天色昏暗,无法通过车型和颜色判断车辆所属公司。王俊强队长急中生智,又仔细看了收费站监控录像,看清车辆号牌后迅速通过公安网进行查询,确认该车所属周口广润客运公司,王俊强与客运公司和该车司机取得联系后,得知行李包还在车上,但该车车辆正在修理厂例行检修。王俊强队长立即指派大队民警王岩、李超带着两位退伍士兵赶到修理厂,最终把行李包完好无损地交到了他们手中。线索提供 文强 常守振 吕莉华

川汇区考古有重大发现 发掘一座西晋墓葬

□通讯员 高礼祥 王海燕

本报讯 日前,周口市文物勘探队在周口移动分公司移动花园住宅小区文物勘探中发现西晋砖室墓葬一座,随后进行了清理发掘。

该砖室墓为南北向,开口距地表深为 4.50 米,南北长 3.10 米,东西宽 1.10 米,方向为北偏东 5 度,墓深 0.60 米。内葬一人,头北脚南,墓室内木棺已朽。随葬器物有铁钱、木漆器、铜镜等。其中铜镜直径 11.5 厘米、厚

0.5 厘米。体呈圆形,半球形钮。内区一周为连弧纹,中区 12 个圆柱状乳钉,平顶,间有 12 个方形(印章)铭文。外区内凹,底有细小联珠纹。宽平缘,缘中部饰三角云纹一周,间饰联珠纹。该镜保存完好,制作规整,纹饰精美流畅且有铭文,为我市首次发现的西晋时期的铜镜,为研究西晋铸镜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这也是川汇区首次发现的一座西晋墓葬,填补了川汇区西晋时期文物考古的空白。